



蒋献辉

## 闲话

在我沉睡的记忆里，每每秋收以后，都会有一两个干练的中年女人，背着沉实的喇叭口小背篓，卖葛粉呐，卖葛粉呐！沿路优雅地叫上门来，这女人多半来自后河山区。如果有人询价，她便借人家的屋檐台阶，把小背篓轻轻放下，揭开白布包袱，洁白的葛粉粉粉齐齐整整展现在眼前，形状如米粑粑，一擦擦分外惹人眼羡可爱。

是不是真葛粉喃？上来询价的女人多半年龄不相上下，发出不信任的语气。

啊哟！大姐，明人不做暗事，您尽可以来试！后河女人一副被冤枉的样子，并且把颠簸簸不小心碰碎的葛粉粉粉掰下一块来，送往对方鼻子嘴边，您尽可以闻闻，您尽可以试试！

询问的女人于是就装模作样闻一闻，又取一丁点儿含在嘴里吧唧试一，然而未必就真知道真假的。

一股青草味是吧？倒是后河女人教导她。

我的家乡以山为邻，与葛粉的机缘却并不多。即便我十多岁时随人进山砍柴，将散乱的柴禾，寻来一根葛藤紧紧缠上，柴禾被规规矩矩捆绑在一起后，并不会有意到去挖葛来充饥或解渴。所谓前传后教，因无从得到经验予以印证，所以对于葛根是否具有青草味，也并不知晓。

在步入社会以后，我不知不觉沾染上好酒贪杯的不良习气，不时会酩酊大醉，躺在床上哼天倒地。母亲一面唠叨，一面又听不过身，就会把珍藏的葛粉冲上一大碗送到我面前，吩咐道：哪个叫你这么贪杯，趁热赶紧吃下去，解解酒！这时我心里难受正在翻江倒海，就如遇救命大补丸一般，赶紧吃下后沉沉睡去。

前几年，有一个周姓朋友，桑植人，原来走南闯北多年做旅游，或许厌烦了受拘禁的单位人际关系，自己抽身出来单干做土货生意。当时我心想，这把年纪了，下水行商未免来得有点晚，万一跌了跟头呢。他时不时找寻土货，时不时在朋友圈更新行程，于是我如追连续剧一般，饶有興味每每刻予以关注。看他的身影到处游荡，甚或远至贵州、湖北，去找寻蜂蜜、葛粉、腊肉、香肠、血豆腐、茅岩莓茶等等土货，远远近近不嫌辛劳。自然，这是移动活广告。我时不时又作出杞人之虑，为他的为人未免太诚实，又被他的执着而悄悄感动。

葛粉不但可以养胃，利尿，养颜，周姓朋友戏说还有丰胸之效。一个有魅力的女人，因吃了他的土葛粉，时日不长，胸脯渐丰，最后简直逆天，竟把胸罩撑破，打上门来了，要他负责赔偿胸罩。胸罩能值几个钱！自然，这魅力女人原就颇为丰满的。假如吃个葛粉就撑破胸，那些天下爱美的女人，岂不专心一意只来吃他的葛粉了。

一两年下来，或许就为他

明人不做暗事的实诚原则，也就看着他慢慢起了高楼。然而直到如今，因为几乎无所追求，我并未为他捧过场，做过一单生意，只为他暗暗喝彩而已。

武陵源协合乡有一个湘阿妹公司，几年前我看到时不过一个小小的作坊，生产金鞭溪小鱼之类以迎合旅游市场。几天前与朋友们聚在一起前去那儿参观，才知道湘阿妹早具规模，张家界市面上的旅游产品多出于此。公司老总姓王，三十多岁，曾在外打工，成立公司取名湘阿妹，现在不但租了本地若干耕地栽种柴葛，还解决了当地五百多老弱妇孺家门口就业的生计，为当地有名的龙头扶贫企业，当地百姓谓其葛粉王。

葛粉王盛情邀请大家吃葛粉，又盛情邀请大家挖葛体验农活。晚稻早已上岸，荷田也只剩下最后几支行将老去的莲蓬，展眼一地枯败的荷梗败叶。然而一大片几百亩乌青的葛园呈现在众人目前，与番薯一样，柴葛春天下种，一垄垄一垄垄齐整栽种，眼下正到了收获的季节。

于是大家争先恐后，手捏一柄特制的方铲，热火朝天去挖葛，一切操作，个中滋味，皆还是这么古朴原始，令人兴致高涨。

想起车过高峰，看农家人把挖来的野葛洗净，切片，均匀地摊在马路边晾晒。同行正就着挖葛的话题，说如果运气好，遇到一兜老野葛，能收获一两百多斤，还能换多少多少钱，钱来得多么容易。其中有乘客或许知道个中滋味，不服气地插话道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莫以为挖葛轻松，这些玩意儿，专拈又滑又陡的地势长，平常让你空手走一遭，看

看都难！

从周姓朋友的微信中，我也才学到些葛粉知识，从上山采挖，再自碾码华丽转身，如同石灰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身碎骨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如此大费周折，和打糍粑一样艰辛。

我有打糍粑的切身体会，是在零溪外婆家，尚年少，腊月天，抱着看稀奇的态度，一旁观看表亲们热火朝天打糍粑。趁歇息的间隙，表亲们故意激励我，要不上来试一把！我不自量力就上去。木槌讲究用茶树做，结实经用，但有点沉手，我好歹坚持一轮，手臂早已酸软，即刻败下来了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抡起木槌时，才知道这糍粑圆圆烤熟下口轻松容易，然而到田地收割，到晒场翻晒，到木甑蒸煮，到碾码打浓，一道道工序，几乎全依赖人力，再到人口中是何其艰难。

卖葛粉呐，卖葛粉呐！有好几年没看到卖葛粉的后河女人沿路叫上门来了。其实年轻人现在大多外出务工，农活粗活这样艰辛的活儿，便不愿意多作尝试，自然更不稀罕这几个辛苦钱。

最近刚好看过电视《羊书记》，讲的是甘肃安西县委书记王利农，带领大家脱贫致富的故事。挖羊芋现代化了，是用拖拉机，把土地一一翻耕开，一垄垄羊芋仿佛自熟睡的梦中一个个跳出来，最后来到我们的餐桌。湘阿妹挖葛还是采取原始办法，但制作葛粉的程序好像为机密，没得准许去观看，或许应该机械化了吧，毕竟一亩地出产几千斤，如同马铃薯红薯一样泼皮好种，不是一般多。

# 大屋坝的初夏

向建华

人间四月，燕子呢喃，云雾缭绕，满山茶香，我走进了大屋坝的初夏。

我是因一张照片来到这儿的。照片中，一位约莫五六十岁的老汉手持一簸箕新鲜茶叶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就像盛开的花儿一样。我想去瞧瞧，是什么让他如此幸福？

一行三人，一路说笑，不知不觉间就来到了陈家河镇大屋坝村。果然，乡间的四月还留着春天的痕迹。正如诗人所说，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然而，夏天确实确实来了。头顶的烈日正明晃晃闪着行人的眼。

在茶厂逗留片刻，我便急着去找寻那张笑脸了。在村道上行驶的时候，竟有一种错觉，确定这不是主干道么？这么宽！崖下的流水绿绿的、缓缓地淌着，比溪大，比河小。对面一块小沙滩上长着几棵上了年岁的河柳，树下有七八只黑土鸡在撒混啄土。满山的树和陡峭的崖渐次排开，就等着画家支起画板，诗人作诗兴叹。

有蛇！身后的朋友一声惊呼。大声尖叫后，我下意识关紧车窗，深怕那黑蛇钻进来一探究竟。值此初夏时节，正是它活动的好时候，怪不得它出来冒头。车与蛇相互致礼后，各奔前程。

我们到的时候，照片中的老汉正在灶房里坐着，两老刚做农活回来。山里的风不停地往屋里灌，不时飘来阵阵茶香。我终于看到那张笑脸了！那张笑脸正殷勤地为我们奉上今年的新茶呢！他姓朱，我们权且叫他老朱吧。老朱说他和新中国同龄。但你看他健硕的身材，头发还一片青葱呢！我怎么也看不出他有那么大年纪了，这完全颠覆了我对他年龄的预测。

他告诉我们，家里人得了些不容易治好的病，费钱的地方多，而且家里离寨上远得很，种些庄稼又卖不到好价钱，肩挑背负也实在辛苦。自从几年前，村里带领大家种茶叶，四米五的水泥路修到家门口，茶厂也建起来了。从农历三月到九月，每天公路边采茶，家门口卖茶，早上采摘的新叶，晚上就变成钱，仅清明前后一个多月就挣了三四千，这种生活他都想都没想过。那些没种茶的贫苦人家还可以去茶场老板的茶园去采摘，又背到老板那儿卖，一样的价格收购。自己种茶没劳力采摘的还可以请村里的劳务队帮忙，按比例分成。

听着老朱的诉说，我终于明白他笑容里的含义了。那是奋斗后的知足、是对幸福的感恩、是对好日子的盼头！品尝着他们的劳动成果，我也想起了父母送自己读书的日子。那时候村里有老板搞种植，总是需要人除草、施肥，我的学费就是这些零工活儿里攒起来的。父母用他们的劳动创造了价值，也给了我人生更多选择的机会。

说到动情处，老朱又兴奋地背起新买的采摘机，带着我们去他的茶园。一截截新鲜茶叶跟着采摘机离开枝头，纷纷落下，一会儿就采摘一大片了。阳光下，密密的汗珠布满老朱的额头，咧开的嘴，上扬的嘴角，来来往往的燕子，一丛丛茶树，老朱沉浸其中，我们也跟着醉了。不远处，树梢上一串串枇杷正红得耀眼。

路边，茶园里一老妇人，戴着草帽，斜挎背篓，正娴熟地采摘茶叶。我也忍不住走进这一行行茶丛，跟着她学采摘。可眼拙的我半天才能找出一片两叶一心。我所有的田地都种茶了！她欣喜地告诉我，她这一个多月已经赚了五六千了。

一条长砂石路坎上有户人家，那是老徐家。年过五旬的老徐抱着侄孙女儿在来处张望。那是一个普通的农村人家，木房、天塔、蜂桶、堂屋、神坎一应俱全，但是门楣上军属光荣几个字却诉说着这个家庭的不一般。同事抱起小孩儿逗乐，几杯清茶后，我们聊起来。老徐曾身患顽疾，瘫痪在床十多年，幸得领导关心和家人支持，现在能走如常人。我是扶贫政策受益最多的。老徐激动地说着，儿子在新疆喀什野战部队服役，戍守边疆，女儿正在大学读书，每年享受雨露计划的帮扶，妻子也要回来种茶了。我们走时，他爷孙俩站在路口目送我们离开，我也从中看到了，他们一家人生活得有希望。

燕子在电线杆上自由跳跃，山间的雾气被阳光拉开，一片片茶园在我眼前展现，我的心在这个初夏里也变得明朗起来，我也更坚信：幸福是奋斗出来的，只要肯奋斗，生活一定有奔头！